

●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社会语言学研究室 编

● 语文出版社

语言·社会·文化

YUYAN SHEHUI WENHUA

YUYAN SHEHUI WENHUA

语言·社会·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社会语言学研究室 编**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 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9.25印张 470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0 定价：7.30元

ISBN 7—80006—232—5/H·64

写在本书前面的几句话

陈 原

正如书名《语言·社会·文化》所显示的，这是一部社会语言学论文集；或者说，这是我国学者探索语言与社会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第一部集体著作——实际上它就是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汇编。我想借用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所作的“开场白”，来表述这次会和由此产生的这部论文集的基本特征。在那次发言中，我说：

“我们这个讨论会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界第一次盛会，也是第一次全国性的社会语言学学术会议。

“请允许我代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全体同志欢迎参加讨论会的各位学者。我们欢迎老一辈的学者，感谢他们对我们这个讨论会的支持和关怀；我们欢迎中年和青年学者，他们正是发展我们这个学科的主要力量和希望。

“恩格斯曾把文艺复兴称作伟大的时代：一个产生巨人同时需要巨人的时代。我们这个信息化时代比之文艺复兴来，绝无逊色，不愧为另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必然需要巨人同时产生巨人。无论从我国实行开放和改革的现状和未来来说，无论从我国语言现象和语言科学的发展和前景来说，社会语言学都应当而且必定会在这个伟大时代中得到开拓性的、富有成效的成果。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多科性交叉学科；从它发展的趋向看来，它不只是社会科学若干学科的交叉，而且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接合部之一。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国土学，心理学，概率论，控制论，信息

论、系统论、神经科学等等学科都会在这个接合部中发挥作用，形成一个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语言学也不例外，它已经并且继续在我们这里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这个会议，正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每一个与会者都有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权利，同时也有支持、补充或不同意另一个学者学术观点的权利——当然，他还必须心平气和地承担反对他的学术观点的学者反驳的义务。我们奉行这样的信条：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并不妨碍学者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正相反，经过交流、切磋、辩论，直到面红耳赤的争论，取得某些一致的看法，或者最终不能取得共同的意见，但是经过这样的交手，必定会提高相互理解的程度，同时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纯真的情谊，而对学科的研究本身也将因此而深化。

“我希望这个学术讨论会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我想，与会的同志们也都希望创造这样的一种学术气氛。”

会议早就开过了。看来气氛还是活跃的，讨论是热烈而且真诚的，尽管在极个别的场合不免夹杂一点点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表述，正如有位同志说，碰到了一两株带刺的蔷薇也无伤大雅，人们在会后还是认为这个会议开得有生气——这总归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者们第一次坐在一起，第一次交换意见，第一次真诚地坦率地亮出了自己的论点，第一次面对面地反驳别人或被别人反驳——所有这些都不会在发表文章或印行专著时所能得到的“机遇”，如果我能把这叫作“机遇”的话。自然，会议也不尽如人意。比方说，有些与会者认为研究课题广而不深，有些同志则认为讨论问题比较分散而不够集中。这都是实情。这部论文集不消说也反映出这种不足。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我们这个学科今日的发展状况。这种状况在学科发展的开头是正常的，甚至是健康的，一点也不令人气沮。大家都意识到，在我们这里，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而不是作为一种非系

统性的语言学观点)起步比较晚,它受到社会公认和学术界重视,也许只是近10年的事。或者可以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一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讨论以后,以及在随之而来的开放和改革成为我们国家的基本政策以后,我们这个学科才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大踏步向前迈进。

应当说,社会语言学这门学科在这里的发展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特色可能归结为两点,一点是它突出了实践意义,另一点是它重视了文化背景。我们的研究者力图结合社会生活提出实际问题加以解决,我这里用“解决”一词是广义的,并不局限在它的实用价值,也包含了理论概括。我们的研究实际围绕着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当前的任务即规范化的任务进行的。社会语言学本来是语言学走出书斋,进入社会和到人民群众中去的产物。正因为语言文字规范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标志之一,正因为语言文字规范化是信息时代的要求,我们这个学科围绕着这个艰巨的任务而展开调查、统计、分析、研究工作,必然越来越多为社会公众所重视,也必然越来越丰富自己。这部论文集中对调查抽样,对语言变异,对社会交际,对双语语境等等方面论述,就反映了这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特点。

至于另一个特征,在本集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我国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现象的研究,提到比方要建立文化语言学这种多科性交叉学科的程度,例如对语言的灵物崇拜或语言拜物教的探索,例如以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为背景对语言同化和反同化斗争的论述……这一类过去较少被人探索过的问题,在这部论文集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这就是我们的学科在未来岁月中向纵深发展的起点(当然不是唯一的起点),也使我们的学科成为新开拓的思维科学或语言信息科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应当提一笔的是,语言学界的前辈学者吕叔湘教授、许国璋教授都关心这个讨论会,并且提出过有益的建议。如果不是碰巧

吕老在开会那几天身体不适，他一定会在会上发表精辟的讲话，这讲话也一定会收在本集中。许老在第一次会议上介绍了西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这个介绍只用了一小时，言简意赅，富有启发性，可惜这个讲话还没有整理成文，没有收进本集是不无遗憾的，国内有些著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缘故未能到会，集里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这自然也是可惜的。

目 录

写在本书前面的几句话	陈 原	(1)
我国语言的功能分类和语言政策	王 均	(1)
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	陈建民 陈章太	(9)
社会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伍铁平	(25)
社会语言学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	蔡富有	(37)
“变语配对”实验方法的应用	沙 平	(49)
北京话“女国音”调查(1987)	胡明扬	(57)
语言变异与社会及社会心理	陈章太	(71)
当前汉语中的变异现象	赵世开	(80)
新词语的规范与社会、心理	王铁昆	(86)
台湾当代小说的词汇语法特点	黄国藩	(97)
相对形式的产生、发展与接受	史有为	(112)
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	侯精一	(125)
山西晋南的秘密语——“言话”	潘家懿	(140)
湘西苗族隐语的使用情况和社会功能	赵丽明	(148)
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过渡语	李如龙	(154)
合肥城区语音变体选择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汪慧君	(169)
上海普通话语音特征初步调查	姚佑椿	(180)
语言社会变体的超常选择——兼论粤语域在上海地区		

的扩散	刘大为	(186)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闽南方言的变化	周长楫	(200)
从口音的年龄差异看汕头音系及其形成	施其生	(208)
许寨话团音演变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胡士云	(218)
川沙方言里男女在语言使用上的某些差别	卫志强	(228)
书面语的男女差异	邱大任	(234)
“家属”小释	刘伶 来新传	(245)
社会用字的规范与变异	费锦昌	(252)
户外用语与文字规范——杭州市户外用语的社会语言 学调查之一	王维成	(257)
论双语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	张伟	(263)
论三北民族地区双语的层级性	赵杰	(275)
新疆伊宁市双语场的层次分析	戴庆厦 王远新	(283)
领域、角色关系与语码转换	吴硕官	(292)
延边朝鲜族的双语教育问题	张彦昌 王瑜 徐祥武	(308)
论双语现象与职业阶层的关系	徐祥武	(319)
延吉市朝鲜族双语使用情况初探	崔吉元	(329)
羌族双语制的形成和发展	孙宏开	(338)
语言研究的又一面——探索语符背后社会因素的印 迹	刘焕辉	(353)
夫妻是如何选择用语的?	易洪川	(368)
家庭中语码转换概要	薛红	(378)
叫卖语言的交际作用	徐幼军	(387)
言语得体说略	徐思益	(395)
语境对语体的选择	常敬宇	(401)

军队特殊的口语交际形式——口令 李苏鸣 (408)

中国文化语言学刍议 游汝杰 (412)

色彩、色彩词与社会文化心理 刘云泉 (424)

数的灵物崇拜 苏金智 (440)

歇后语与中国宗教 孙洪德 (451)

人名系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王建华 (459)

汉人命名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曹志耘 (472)

华夏人名与华夏文化 郑宝倩 (482)

关于店名的综合研究——商业语言心理研究之一 刘宁生 (487)

礼貌用语与文化背景 徐静茜 (501)

方言和民俗 温端政 (510)

方言词语对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意义 李行健 (519)

汉语亲属称谓的面称与叙称 徐忠诚 (525)

从《说文》词义系统探求古代社会统一多于分裂

的思想依据 宋永培 (531)

开拓《说文》研究新领域——学习社会语言学的

一点感想 曹先擢 (544)

台湾话与日语同化反同化斗争的回顾 张振兴 (548)

普通话测试可行性分析 厉 兵 (558)

汉语拼音方案与我国少数民族新创拼音

文字方案 周耀文 (569)

附录：社会语言学参考篇目 (1978—1987)

..... 徐幼军、张伟、易洪川辑 (578)

我国语言的功能分类和语言政策

王 均

世界语言的分类法有：①谱系分类法或称发生学分类法；②类型分类法或称形态学分类法；③功能分类法或称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分类法。功能分类是根据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来给语言分类，它是为语言计划和语言政策服务的，也是制订语言计划和语言政策的科学根据。

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决定于以下的社会因素：语言的使用者人数及其分布情况，语言环境和语言使用范围，有无文字，教学用语，工作和宣传用语如广播电视用语等，使用者对此语言的社会评价和心理感情。

我国的语言情况相当复杂。汉语的使用者占全国人口95%以上，而中国南部和东南部汉语方言的复杂则是举世闻名的。例如，福建省大田县，广西南宁市，都是一个县市说4—5种方言。55个少数民族，使用着80种以上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内部也分方言，有的方言间分歧程度并不亚于汉语，如苗语、彝语等。苗语不但方言分歧大，以川黔滇方言而论，就是次方言之间，也很难通话。往往同一民族内部，操不同方言的干部或学生，只好以汉语或当地通行的另一种民族语作为彼此间的交际工具。杂居区的少数民族除本民族语以外，还兼通汉语和邻近民族的语言，是较常见的现象。因此，我国语言的功能分类，至少有以下5个层次：

第一级：区域性方言。又分：①较小范围的区域性小方言，如粤方言中的梧州话，吴方言中的无锡话，湘方言中的湘潭话等。

论、系统论，神经科学等等学科都会在这个接合部中发挥作用，形成一个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语言学也不例外，它已经并且继续在我们这里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这个会议，正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每一个与会者都有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权利，同时也有支持、补充或不同意另一个学者学术观点的权利——当然，他还必须心平气和地承担反对他的学术观点的学者反驳的义务。我们奉行这样的信条：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并不妨碍学者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正相反，经过交流、切磋、辩论，直到面红耳赤的争论，取得某些一致的看法，或者最终不能取得共同的意见，但是经过这样的交手，必定会提高相互理解的程度，同时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纯真的情谊，而对学科的研究本身也将因此而深化。

“我希望这个学术讨论会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我想，与会的同志们也都希望创造这样的一种学术气氛。”

会议早就开过了。看来气氛还是活跃的，讨论是热烈而且真诚的，尽管在极个别的场合不免夹杂一点点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表述，正如有位同志说，碰到了一两株带刺的蔷薇也无伤大雅，人们在会后还是认为这个会议开得有生气——这总归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者们第一次坐在一起，第一次交换意见，第一次真诚地坦率地亮出了自己的论点，第一次面对面地反驳别人或被别人反驳——所有这些都不会在发表文章或印行专著时所能得到的“机遇”，如果我能把这叫作“机遇”的话。自然，会议也不尽如人意。比方说，有些与会者认为研究课题广而不深，有些同志则认为讨论问题比较分散而不够集中。这都是实情。这部论文集不消说也反映出这种不足。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我们这个学科今日的发展状况。这种状况在学科发展的开头是正常的，甚至是健康的，一点也不令人气沮。大家都意识到，在我们这里，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而不是作为一种非系

言，但为了交际的需要，还说其他民族的语言，这就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如新疆的锡伯族、内蒙古的达斡尔族、广西的毛南族、仫佬族等，都兼通两三种或更多的语言。社会交际的需要是形成民族共通语或双语、多语制的根本原因，虽然教学用语在语言功能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级：区域性族际共通语。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等）主体民族语言往往是该地区其他民族的族际共通语。如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的蒙古语，壮族自治区西部和南部的壮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语，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四川甘孜等藏族自治州的藏语等。不是由于行政上的规定，而是由于社会交际中的不断接触，在当地人口中占多数的民族语言自然成为区域性的族际共通语，虽然各人掌握的广度和深度是不相同的。

第四级，族际共通语。汉语普通话是我国各民族的族际共通语。少数民族兼通汉话一般是兼通当地的汉语方言。由方言到普通话，作为非母语的标准语，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要通过学习。教学用语，广播电视等宣传用语，都是学习普通话的良好条件。普通话和方言、少数民族语是并存的。尽管普通话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在国际舞台上它代表着中国，但我们宁愿使用“族际共通语”而不用“国语”或“族际共同语”的说法，因为“族际共通语”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和谐、团结、统一的现实，而不带有任何强制的意味。“共通语”是多方言、多语言社会双言或双语制的高级形式。

第五级，国际共通语。汉语和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一样，不但在本国使用，也在国外，在国际上广泛使用。但其使用范围不同：汉语在国外主要用于华人社会，是华人的共同交际语，也是华人社团国际性的语言。俄语在东欧华约诸国，英、法、西、葡在它们过去的殖民地继续使用。作为双语或多语制的非母语，这类语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学习的条件。

现在，在国际贸易、科学文化交流和国际会议上，英语有成为国际共通语的趋势。但其国际共同语的地位还远远没有得到公认。世界语在各国世界语者当中的传播，使用及其影响，在国际共通语中有其独特的位置。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我国与国外文化贸易交往的不断加强，汉语这个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分布很广、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并在现代科技方面有新的突破和贡献的语言，正成为国际上日益受到各国重视的外国语教学课程之一。^①

此外，还有部分人使用的宗教或职业语言，如阿拉伯语在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中间的情况。宗教或职业语言跟全民性的社会交际语言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让我们看看汉语在国外的使用情况。

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多元国家。根据《东南亚多语环境下的语言教学》一书的材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区域语言中心UNESCO RELC的调查报告），新加坡1975年以下列语言为母语的人口分布及百分比和语言的功能分类如下表：

语言 母语人口 百分比 语况^② 类型及功能

（含方言）（单位：千人）

马来语	167	13.2	大语言	官方标准语／广泛交际
英语	27	1.8	大语言	官方标准语／广泛国际交际
泰米尔语	76	5.2	大语言	官方标准语／交际语
华语(普通话)	1	0.1	大语言	官方标准语／国际交际
闽南话	434	30.0	大语言	土语群体交际
潮州话	246	17.0	小语言	土语群体交际
广州话	218	15.1	小语言	土语群体交际
海南话	74	5.2	小语言	土语群体交际

上表以华语（普通话）为母语的不过千人，而以闽南、潮州、海南（实际都是闽南方言）和广州话为母语的比以华语为母语的

多千百倍，但是普通话仍被认为是汉语的标准官方语言。1979年以后，由李光耀总理倡导，开展了推广普通话运动，提出“多讲普通话，少说方言”的口号，收到很好的效果。新加坡交通部电讯局委托民间机构进行调查的调查报告说：“在所调查的379名1—2岁儿童中，有87%的儿童用标准的华语会话”，“过去以汉语方言为主的一般商店，现在也有78%的服务员说普通话。在大商场里，66%的服务员说普通话。”另外，卫生部的统计表明，与普通市民接触最多的医院和诊疗所的医生中，普通话的普及率已从1980年的18%上升为1987年的52%。（引自《参考消息》1988年1月11日3版）

马来西亚移民语言中最大的语言是汉语，也都是闽南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但普通话是不同方言间的交际语，也是汉语课的教学语言。调查报告说，本世纪马来西亚的教学用语有英语、汉语普通话和马来语3种语言。Chander 1970年的论文说，1970年10岁以上的华族有41%能说普通话。汉语方言已有半个世纪以上不用于教学，但仍继续使用着。例如海南话是咖啡店的职业语言，金店用粤方言，干货店用闽南话。

菲律宾宪法规定菲律宾语（Filipino）是国语；英语也是官方语言，用于数理教学；华人最多的是说闽南话，但学校教的是普通话。

泰国也一样。泰国华侨说多种汉语方言；但是该国开设的现代外国语课程中，汉语普通话仅次于英语，而被列为第二位。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普通话（“华语”）是国内外公认的汉语标准话，它在国际交往中是代表我们国家的交际用语。

根据我国语言的功能分类，我国的语言政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①“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1982）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宪法》第4条）

推广普通话在本世纪初（当时称做“国语”）反映国家统一的要求；而在当前，推广普通话更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在语文方面的迫切要求。当前，我们的时代特点，进行现代化工农业生产、现代化科学文化及现代化国防的建设，无不要求语言文字信息的准确性和高效率。对内的横向联系，搞活经济和对外的开放，更要求冲破语言的隔阂，加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特别是当前世界上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信息化的迅速发展，情报检索、生产管理和办公室事务的自动化，以及传声声控技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更使推广普通话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和文化修养的当务之急。国际社会也要求各国语言文字标准化，要求重视双语教学。

推广普通话并不要求废止方言的使用，因为区域性方言的存在是社会上的客观事实。普通话和或大或小的方言、次方言，各有自己的使用范围。

推广普通话更不妨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因为在保证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自由的前提下，少数民族对于同化政策的戒心将逐渐消失。他们认识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团结互助和合作，这就必然要消除语言上的隔阂，因而各民族都来学习普通话就会成为大家共同的自觉要求。

应该承认，考虑到程度不同的国际合作对语言的现实需要，正在促使世界各国以各种方法谋求实现现代化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的语言政策。这是当前世界的总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强调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的语言同化政策使得殖民地的人民把争取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权跟政治、经济的独立一样，看做民族独立的象征。现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对待西方语言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殖民主义者的语言逐步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技术文化

的传播工具，这也是西方国家实行新的语言政策的结果。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政策，也讲多文化多语言平等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例如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并经国家出版局出版的《国家语言政策》（1984）就曾提出建立国家语言政策的4条指导原则：①英语能力，包括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来教学；②其他语言包括移民语言和土著语言的维持和发展；③为交际困难的人提供非英语服务，例如每个城市的电话簿和旅游咨询等都有非英语服务项目，你可以用英语以外的12种语言打电话，电话翻译服务处可以提供服务；④提供第二语言的学习机会。就连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不限制母语的应用。但是广泛使用的是主体民族的语言。许多国家的语言政策（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士……）都包括第二语言的教学和双语、多语政策的内容。对抗情绪的消失，接触机会的增多，新的科技文化的需要，教学用语、宣传用语和文艺书报的作用，导致双语人数的增多和实际上主体语言标准语占绝对优势。当前全世界的语言据统计有3000至5000种，但通行文字大概不超过300种，而现代科技使用的语言则更有限。这完全是自然形成的。信息社会不能不讲高效率，不能不讲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以及科技用语的优选和集中。世界语言集中的过程只有通过自由、平等和开放的语言政策，才能逐步做到。但是语言的规范、集中，又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认识到并正在争取实现的东西，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反而认识不到？这就是语言计划和语言政策的辩证法。社会语言学应该十分重视这方面的问题。

附注

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以不同形式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国家和地区有100多个。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各地。参阅王振札《世界部分国家汉语教学一瞥》（《世界汉语教学》总第2期）

②Eerguson 1971年提出的标准，某一语言的使用者超过总人口25%的称为“大语言”，5%以上，不足25%的叫“小语言”。这里讲的是母语人口，实际使用者又有所不同。新加坡官方语言有4种，但从1971年起，同时普及英语和标准华语即普通话，所以英语和汉语普通话是实际上真正的大语言。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之定为官方语言则是反映该国的语言平等政策。这也是当代世界的总潮流。